

北京奥运会就是生命的意义

——《十三邀》对话姚明，“小巨人”的身心远比外界想象的辽阔

自从卸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一职之后，姚明过去一年出现在大众视野范围内的频次大大降低，只是偶尔在一些公开场合亮相，而他的抬头也变成了知名篮球运动员或是原中国篮协主席。

近日，姚明做客知名作家许知远的《十三邀》访谈节目，用最经典的“姚氏幽默”坦诚分享了自己作为运动员、中国篮协主席的一些感受与体验。

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薛思佳

“长大后只想做好自己”

记者：我看你小时候想当考古学家，为什么呢？

姚明：对，我对这个有兴趣，就是喜欢看历史故事，看历史的脉络，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。

记者：小时候希望自己被记住吗？

姚明：小时候谁没有远大的理想呢？但越到后面，越觉得想这么多没用，做好自己的就行。

记者：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只要自己做好眼前的事就可以？

姚明：自己走得太顺了，特别是去到美国之后，台阶跨太大了，我会有种危机感。就这事怎么可能掉我头上了？我有时候会想这条路是正好这些条件你都踩上了，而且这些条件你控制不了。我觉得是偶然性带来的，就像我的身体天赋。

记者：参加奥运会是何感受？

姚明：中国人有奥运三问：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参加奥运会；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在奥运会上站上领奖台；中国人什么时候能举办奥运会。自从2001年知道中国能举办奥运会，你的

心思就是爬也要爬到这个赛场上去。北京奥运会对我们这一代人，对包括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人来说，说大一点就是整个的生命意义就是为了去做这件事。

北京奥运会闭幕那天晚上，半夜有个老队员打电话说出来喝酒，我那时候不会喝酒，但我也去了。到了以后发现满屋子，都是篮球圈子的人，有八一队的人，有北京队的人，也有国家队的人。那个老队员和我有一个酒后，和我说话我们后面干什么呢？那一刻结束的时候，其实是很失落的，会想明天太阳会升起来吗？这个世界是不是完蛋了？在那一刻结束的时候，你会想说明天是什么？就那天晚上，实际上是第一次想到这个，不想去想，但不由自主。我记得凌晨4点钟回到驻地睡觉，睡醒之后发现世界还在运行，那时候就说那我接下来我应该要什么东西，我到底要什么东西，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思考。后来你所有的事情，都是在印证你要什么，这个问题后来不断地会重现。

“曾有几个个月寝食难安”

记者：你曾是舆论最喜欢的公众人物之一，当舆论突然逆反，对你进行批评，你是什么感受？

姚明：我的感性和理性在打架，理性的回答肯定是虚心接受批评，然后寻找自己不足。我觉得这两年我尝试着越来越理性一些，但是完全理性了以后，它实际上就是我的好奇心没了。

记者：有恐惧情绪失控的时候吗？

姚明：人肯定需要释放，怕没有用，控制不好还是控制不好，怕也是种情绪。

记者：上次你自己特别恐惧的是什么时候？

姚明：有几件难事摆在面前，那个时候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感觉被世界所孤立，这种经历我是有过的。

我只能和你你说感受，那两次可能是过去

40年都没碰到过的状态，现在回想起来是一种非常好的经历，但肯定是有代价的——觉睡不

好，饭吃不香，思想在走神，就是变得谁都不愿意相信，实际上就是你没有判断。

记者：持续了多长时间？你自己一个人去应对吗？

姚明：几个月的时间。还是有一些就是可以值得信任的朋友，慢慢帮着一块走出来的。聊天喝茶，解决一些问题。我觉得还是受了很大的恩惠，就是帮助我去把这个东西理顺，慢慢理顺。就是你现在回想起那一段时间，你所思考的问题，别人都觉得你有病吧？不是动作变形，是思维变形。

记者：这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冒险？

姚明：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会想这个世界，已经完全是已知的情况下，那就很厌倦。你需要有些未知的东西，让你去思考。

“遗憾肯定有，没读过书就是差距”

记者：你退役的时候说自己没有那么多遗憾。其实本来有机会进入总决赛或者获得总冠军这样的机会，现在想起来会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吗？

姚明：你心中的遗憾肯定是有。多想无益，怎么办呢？你会懊恼



“NBA的球员都要为了生存而战”

记者：去到NBA给你的冲击，或是学到的是哪部分？

姚明：我们国内球员去海外打球，我们喜欢说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，但学习是一种什么心态？当然这是我们的文化，我们希望在更高平台学习一些东西，然后回来去回报或是发展。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，那些球员是为了生存，生存需要思考吗？它是很本能的东西。我为什么没有考虑生存，因为我在NBA打得不行的话，我还能回到国内，所以我去NBA考虑的是学习问题。我在美国学习了两个词，一个是攻击性，另二个是饥饿，都和生存有关系。

记者：这会带来一种非常强的竞争文化？

姚明：我是觉得第一次近距离感受这东西，你能感受到很强大的力量。我记得乔丹最后一年打联赛，等于是最后一次到休斯敦打比赛，那是我第一次打先发，最后我们赢了。赢了以后休斯敦当地画了张漫画，就是说乔丹历史上唯一得分没上双就是

这场比赛。然后再到他们主场，他一个人独得35分把我们给干掉了，反正是很难想象一个40岁的“老头”还能干成这种事，很惊讶于他们的竞争心态，这种竞争心态是睚眦必报的心态。

记者：你什么时候觉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风格？

姚明：第一年有一场比赛对阵老鹰，客场在亚特兰大。那场球我等于像是受气包一样，被对方一个盖帽非常厉害的中锋，随意地推来挪去，一会儿就被盖个帽。那天不知道怎么着，包括教练在旁边鼓励我、骂我，说男人一点。最后我就是有种不管不顾的感觉，当着这个中锋的面把球砸筐里去，然后对着他大吼一声，那是我感觉释放了，像是高压锅炸了，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，以前从来没有过的。但它还不是生存，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很短暂地触碰到了生存这个状态，但是绝大部分那時候是我感受到了和我看到了，但我还不像他们这个样子。

记者：他们的心态和他们的成长

文化是种什么关系？

姚明：其实有不少球员生存的环境不是很理想，但这些锻造了他们。我是成长在体委大院的，我不是从一个不知名的角度被挖掘出来的，我是一出生就被挂着号的，提供一些比较好的保障。实际上有时候把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拿掉了，这也是他们前两年讨论下一个去NBA的球员是谁，我就问了个问题，他们为什么要去NBA打球？我说不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吗？我们体系中对一些优秀运动员经常说的是，国家和社会给你这么大荣誉，你要对得起它，但你要记住这个顺序，是我们先给了你荣誉和待遇，你应该回报我们，那和生存是两回事。生存是你先付出我再给你相应的回报，先和后的顺序不一样，表现出的人格也不一样。我们叫选拔，当我们被选拔上其实已经被保证了，当然这其实是我们的系统是这样子，第二我们希望帮助他们成长，但恰恰这些帮助也夺走了他们一些很本能的东西。

做一些很难的决定吧？

姚明：肯定有，没读过书就是有差距。你看我那时候走的是体校，天天在训练，然后去国外打球。我一直强调一点，我走得很顺。我记得后来有个同事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其实你一路走来都是高接高送，对人情冷暖这些细节是不太重视的。这里边实际上就是说我缺了很多东西，包括我说的生存，我没有体会过。

